南河志

南河郎中朱國盛編輯
郎中徐　標續纂

條議

河夫議

徐　標

河夫之役名目至不一矣以標所隸者有淺夫有閘夫有堰夫以標所聞者有溜夫有洪夫有堤夫有堡夫有舖夫有泉夫有壩夫徭夫白夫遊夫橋夫之類或撈濬或修築

或防守或挽拽皆河上所急需者也額設有數則工食亦額設有數坐派有定處支發有定時果其腹而後可盡其力此舊制也緣歷年來河司輕于弁髦河政廢于墊曳夫有包占虛冒矣有分調影射矣工食有那借扣尅矣有要挾刁勒矣夫不能得食之用河亦不能得夫之用奸蠹叢生莫可窮詰標受事後往來淮揚間日與夫親日在工所則各夫之虛冒影射者固種種俱窮其隱而各夫之不避寒煊不辭風雨夙夜勞瘁神殫力痡者亦復種種剝心種種酸鼻乃不時泣訴則盡票工食有稱某處已支獨某處

未支者有稱某夫已領某季猶某夫一季或二三季未領者有稱本縣已徵在官那移他解者有稱原銀派屬他縣屢牒不發者有稱工書需索常例不肯按季請詳者有稱工書通同戶書拘給各夫小票令各鄉村打討積年零星欠戶十不得七者有稱部院批詳已下司道披領已給庫吏刁難勒索久候支吾及給實難者即官不敢照額河官不敢頻濟衆夫嗷嗷殊不堪聞即差役四出嚴行守提如數日不至更行催給淮南諸夫得工食之艱者視前數爲稍快然豪蠹[illegible]于夫役之苦加意支給以時務[illegible]夫先

後多寡之不均虛實甘苦之不平行司逐查務額夫額食分合結總坐派積欠逐一開註或打點那借之𡚁或包攬刁勒之𡚁或某年某季已領未領之𡚁或某某逃找某某截支之𡚁核細查明攢修誌畫一冊揭報明所以搜剔奸竇者嚴以密矣又諭留心細畫立一永守其題將以該司之法訓督諸司圖共濟焉則所以責成本司者懇以篤矣遵行各屬逐今窮究到底揭議詳明期于工有實夫夫有實餉無負兹恤夫急工之美意尚未經逐報概先濕濕騰就經營畫者謬為設法以飭其將來俾一誤無

容再誤似亦可杜厥弊而求爲守仰祈財督酌示焉

一設法杜包占之弊河官委官積老猾胥以及豪僕劣衿市棍河霸富室大姓總頭攬頭包夫冒領者不一而足近令造花名冊逐填年貌籍貫疤痣印給腰牌以備查點似亦詳矣然臨期以肖形者應名轉眼而烏合者星散未善也細思包占虛冒未有不通同該管官者或受其餌或受其制因以欺罔恣肥今議惟嚴該管夫官或河官或閘官或堰官洪官泉官實覓其舊慫許令舉首向來包占盡爲汰去招令土著精壯効力者補之補完足

額具一實在丼結存案如中有容隱包攬冒領工食或訪出或被人詰出者即以冒領之銀坐贓拏問重加懲治則各官自愛其身家必不肯姑容于情面每更一夫必先詳報每遇年終即取一結河司河廳再不時查核非奉詳文不許分調一切委官不許支領則包占不攻而自退矣

一設法杜曠玩之弊每年每月有曠工曠役槩領工食者樂懸殊近立曠工比簿令各查曠夫計曠若干扣銀若干登記報上河道正支以儆怠玩似亦詳矣而支銀總

留數金河官裡填數名反令大家偷安未善也今議每

夫十名立一夫頭取其連名互結在卷固防包冒亦便

催督凡遇撈濬修築防守挽拽各頭糾約各夫齊集效

役畫地課工計日算籌如某頭中某夫某日不至本頭

指名具報本官本官類報即以作曠扣銀如互隱扶報

併究該頭如捏名濫扣併究該管正工之隙春則栽柳

夏則植草秋則採草冬則積土計人定數使無曠閒若

有實心督夫作事之官即曠金之盈縮可不問也

一設法杜那移稽遲之弊額夫工食近慮其冒爲領混于

支行令本部院請詳司道掛號封銀解驗轉發支給似亦詳矣而請詳則批掛號則印解驗則發此可必之上者若應詳不詳應掛不掛應解不解應給不給則無憑以問之下也今議各州縣各造一工食循環簿部院印發前註某項額夫共若干名額設工食共若干兩出自本縣何項徵給或坐派何縣解給每季計該若干兩分列四季各註已支未支二款如春季定于正月請詳二月掛號支給三月終送簿併粘原號領部院查如已支則已支款下註實支過原額銀若干兩號領附驗未

支下註無如未支則未支款下浮票登答因何未支或本縣未徵在官或他縣催解未到即行牌提催立限報完違限懲處夏秋冬季俱倣此例展簿一閱完欠瞭然若一年支給以時則爭先趨事河政可知若一年支給失時則夫潰工曠河政可知甄別官吏此亦其一支之考成不緩于解之考成猶後圖為那借一任逋拖者應無此理也

一設法杜需索刁勒之弊各夫欲得應支工食以濟燃眉請詳掛號工書勒索折封支銀庫吏勒索賃領作券稱

貸營求銀未到手已去其半銀一到手蕩然盡矣標修
河十議嚴夫盡一款已言及此邇來本司因各夫告禀
不時守提各縣工食當同解役原封押發河官立監鑿
鑿唱名給散取河官收管各夫領狀限日繳查令衆夫
不見庫吏之面則庫吏難生見面之心衙無騙局夫有
實惠河上諸夫欣欣有喜似所省者多也今議各夫工
食既有按季查比之簿則請詳掛號工書自不敢逗至
解銀赴驗則勿令原解帶回歸庫河司類役押發該管
官立令分給止是河閘洪泉堰堤等官先期請一印鈐

過銀到日即將發下銀數給過夫數按季登記季終將
在官汛營各夫領狀附簿送查則夫不到庫吏不見夫
侵扣之處與賄賂之費債負之苦俱可袪弊矣抑標循
有說焉往年河工應有服時河夫多奉裁革乃今則河
漕急迫忙苦甚矣修濬皆賴額夫不足益以軍民多夫
乃可竣事軍民偶語輒望補復標議裁革多役即一時
不可盡復而查其裁革工食額銀仍令各縣徵收貯庫
按季報完至嚴迫增夫之時即以作雇募協夫之值則
不致闕時之虞雇更可作忙時之實用恐諸河亦有然

者亦通變可久之計也又見山陽縣板閘福興閘河淤閘廢久不通舟板閘尚有夫五名福興閘尚有夫三十名閘官一員頃因清河口閘額夫太少重運過淮時曾調兩閘夫協濟挽拽則閘之不存官夫亦役何用議此夫半應裁貯如前項作事急募夫之值年應酌補通濟閘夫之不足此官應爲請裁令其赴部改選乃爲官無虛設夫無虛役恐諸河亦有然者也

南河修濬議

徐標

昔潘印川先生經略兩河止是淮揚徐邳一帶河工便疏

請支銀近七十萬處處加修處處加濬迄今猶利賴之嗣後併未大作雖二三年內間一歲修不過補塞罅漏之術下之估計近百近千便恐駁減若曰其餘姑待後年再議可也年復一年今忽遭此大水如積虛之人又患大病者非深厲淺揭疾呼大叫往來修救恐一切閘壩堤堰盡蕩然矣試一親勘有一處不堤上加堤者乎有一處不堤外護堤者乎留一尺皆與水力爭一尺留一丈皆與水力爭一丈者也至高家堰砥柱淮黃所關

陵運民生最鉅何啻東南半壁之長城昨已水與堤平各處

漫湧而修守不決心殫力痛敢云人事必有神工恐不可再誤已春履其地所見堅厚無虞者今以年久水暴歃卸種種矣思昔此堰之修費幾多金錢動幾多夫役集幾多賢能畫地督修方有底績今欲新之以固保障若仍是拆寸砌尺數百金付一河官補葺虛糜何裨永久當事者毋慮

朝廷空虛節省裕

國標思一勞永逸所全者大但此堰不潰有人有土有財有用東南財賦孰一非天儲耶至行運漕河自清口以至瓜儀黃流倒灌歲積泥沙河底日高水行地上久未大浚矣

年議修堤而修堤客土雨溜亦是沉河即歲修撈濬亦是補救目前之計一遇水發漫決下注城沼民魚所必然者若綜數年修堤之費用之挑河河深而堤可不修運可不淺河深而堤可不决民可不災閭閻之錙銖又內府之億萬也二者並急似修堤尤急于挑河或擇其最受淤者一挑之亦可耳芻蕘末議惟執事裁而教之

徙河全城議　　徐　標

竊惟河淮為天下兩大瀆即為天下兩大害地方偶經其一古今稱為大患乃爲水下東南匯二瀆以交灌淮揚河

身旧高下流益暴有如建瓴淮安之城池官民宛在釜底故伏秋一漲諸河俱決運河直衝城之西門西湖水直決三城壩以衝城之西北南湖水決將軍廟以衝城之西南淮城無三年不受水患者職此之故若水漫護城堤則水與門平寖奇湧入此而築之可使在山雉堞以俯危者累碁已即澗河所去甚微亦止可洩三城積雨之水非可引巨浸入城而東注者也茲因黃淮汜溢駕一葉舟于白浪中往來山清之間經理疏防暨西湖嘴而北望登甘羅城而南望竚清江浦而上下望再考之河漕全書今昔河志

與郡邑志乗勢必徙城乃爲平土而徙城不如徙河似非城西因而導之另闢一河水自西北來即引之東南就下使其離城稍遠紆廻而南有萬萬不可者厝火而寢之積薪之上非久安長治之策也方今烏沙河之南決而南入南湖衝楊家廟而下全河行之甚順水之東過淮城者止二三分而城以安使驟塞此口全淮攻城城又必危其利害可見矣且此淵固閒地也因而濬之又水之道也以掘之土爲夾河之堤亦事半而功倍也河成則斷正河使水南注城離河二三里亦復何憂土人因而廣聚室廬成一

都會更爲保障矣前人見高寶巨湖多覆舟因開弘濟康
濟二河數十里以避湖險至今利之況淮安三城
中丞鎮撫于茲監司守令蒞數萬生靈于茲所關抑何重
大事機抑何危急且疏此一河僅數里耳近見洪流横溢
官民日夜皇皇無非欲固此城池以保此一方然且前築
堰塞門皆屬小補欲爲萬世之利以奠金湯以保城社似
一得之愚尚可採而行之也即曰時詘難以舉盈然爲下
而因川澤力逸而費省擇利必于大擇害必于輕一河之
疏視三城之陷緩急安危必有能辨之者

責成河官議

徐標

一河漕事務　功令森嚴責成河官重于斧鉞若非常駐河堤時時修濬刻刻催儹則不能依期遠效故本司屢任隨有恪奉

聖諭欽遵職掌俯陳末議以奠河防一疏首列河官之責成宜專內云欽遵

勅諭管理淮安天妃閘以南至儀真一帶河道提督各該所屬掌衛有司掌印管河并閘壩官吏人等及時挑濬淺阻修築堤岸巨爾抵秦郵往來河上用杆打探某處水約幾

尺應行深濬某處水約幾尺應行量濬閘壩堤岸某處埽損極險應行急修某處衝刷次險應行徐修隨行各該印河官循按挑濬修築之法借郡邑力以嚴考成固非印官不可然河官則專司也厭局中之艱者轉牽以局外之紛希局外之圖者轉卸夫局中之擔官守之謂何臣勞而彼寧得逸查弘治三年令各府州縣管河官帶領家人專在該管去處管理河道不許私回衙門營幹他事則未始不可做而行也議今後各該管河官務在本屬地方各修本管職業如臣所限二限程而課之完者不得以旁騖廢事

等因具　題奉
聖旨漕河事宜勑書開載原詳管河官只循職綜理自能剔
弊奏功這條議具見振刷着即與議覆該部知道欽此欽
遵當蒙　本部覆議前事責成河官一款看得河官自有
職掌夫役實以總官南河郎中徐標所奏欲以專責河官
蓋慮本官營及于職以外故不得無理于職以內官住河
干夫分信地一切解銀巡捕俱宜申飭庶官守嚴而河漕
有濟耳等因　題覆又奉有奏內事款着與嚴飭如玩視
不遵即行叅處該部即與飭行之

旨備劄到司奉此除欽遵通行申飭外惟照淮安府山清同
知及揚州府管河通判固本司左右臂也倚任實切至高
郵之判官江都寶應山陽之主簿清河儀真之典史高堰
之大使皆管河專官濬淺修堤四防二守原其職掌况今
漕運倍急河務最煩本司一人不避寒煊不辭勞瘁經歲
無家往來守督催料鳩夫稽工償運碌碌牛馬不啻夫頭
老人而諸河官皆以奉委雜差借口卸擔反如局外人矧
數百里內
欽限工程必欲本司茹苦圖成此實難已本司所以

心而泣血也恭遇
本部院忠勤漕事慮周河防急切焦勞精詳指授本司敢
不益加黽勉但分工督役必須各屬河官仍識本來面目
仍修本等職業乃可衆擎易舉事有底績而差委河官者
更仰祈　台憲威靈再加申飭務令各屬查照
欽依河官不得他委事理永為遵守如仍前忽玩故違
明旨容本司從實參呈聽候奏
請議處庶官方振而河政修所裨固
陵速運保護民生非淺尠矣

塞淮東河決事宜　　徐標

一新溝河決三百五十丈蘇嘴河決一百五十丈黃淮交注災浸七城築塞之議　朝野僉同而工鉅費煩時艱役重經營未易本司二月二十四日移駐淮東親冒風雨一蘆棚中與淮海道周副使夙夜督催鳩夫集料設法指示分人責效計日課程尺寸錙銖必經心目今督百餘日不敢擅離回署

一揀選委官僉定義民支發銀兩督催辦料募夫淮安府理刑推官王用予嘔心儹督不辭勞怨山陽縣知縣王

正志鹽城縣知縣馬文耀分猷壹力拮据茹苦
一夙夜在工調撥官夫料理土埽工程查核收支物料淮
安府山淸同知趙應壇往來借督倍極苦心海口同知
徐朝元捕糧通判劉文蔚協力省試著兩忘勞
一新溝决口三百五十丈北岸乾出五十九丈堤基老土
督夫運取好土作堤底闊三丈六尺頂闊一丈六尺高
七尺南岸乾出五十餘丈督夫運取好土作堤前出埽
臺底闊四丈二尺頂闊三丈六尺高七尺止用順埽幫
護未用大埽物料

一兩岸分作兩工揷南北二廠每廠收料官一員支料官一員義民一名每工土塘勘土沿途催土官一員部夫義民六名料理埽官二員埽手二名埽夫纏埽心經埽繩鋪埽捲埽捲土牛樁夫打簽樁留撅夯土等項用夫各百名運土塡埽眼墊埽臺實埽腹壓埽項多用泥土

空沙二三尺取土遠二三里担運土夫各一千名

一兩頭下埽中閉龍門從來舊規本司見時日已迫工程遼遠轉眼水發中泓不閉溜衝成河萬有餘葨與河廳議中起一工水中探一淺處調高寶江都各埽手淺夫

揀大樁木四面用船堅下排樁橫纏撅木管頭中下井
樁界為九區區各重邑實塡土牛突起埽臺一處縱橫
四丈餘屹立波心取小船五十隻自東灘至臺聯成浮
橋上鋪樁木多夫運料運土如走平路謂之中工此增
支料官一員支兩廠所收之料督工官一員委官義民
埽夫土夫即量減兩工者調取中工應用停分為三不
用增設又添一工每工日下埽二丈則日得埽六丈矣
一每埽長三丈五尺大小以水淺深為度深水埽一丈再
加肚埽淺水埽亦必七尺以防水長不用肚埽一丈埽

每日下二箇裹肚埽二箇七尺埽每日下三箇每埽土
壓埽壓可壓闊尺餘各工每日各得工二丈二三尺也
一鋪埽時令埽官執司廳原發印鈐小票上塡某工埽官
某取支官某物料開後計取幾尺幾寸椿木若干根柴
若干束每束重若干斤草若干束每束重若干斤麻繩
若干條每條重若干斤大蘆纜若干條小蘆纜若干條
草繩若干套每套重若干斤柳若干束每束重若干斤
某月某日取搬運某字號夫頭某支官即照此票給一
付票上塡某工支官某支付埽官某物料開後計支數

尺寸斤數與取數同各執其一備照去八官發籌埽官收

籌經司廳面前經過信手取一秤驗絕無通同混冒之

弊每日每埽用過物料日報司廳

一支料官令執司廳原發印鈐掛號小票上塡某工支官

某支過某廠收料官某物料開後計支幾尺幾寸樁木

若干根柴若干束每束重若干斤草若干束每束重若

干斤麻繩若干條每條重若干斤大蘆纜若干條小蘆

纜若干條草繩若干套每套重若干斤柳若干束每束

重若干斤某月某日支搬運某號夫頭某收料官發籌

支料官收籌司廳閒一抽查以妨他弊支完支官即登
記司廳原發掛號印簿每晚送查票簿自山字一號起
至幾十號幾百號止印半鈐簿半鈐票頗覺清楚
一辦料官領各義民送料到工即稟稍司廳批發各廠收
料官即時查收收料官隨取司廳原發印鈐掛號小票
上填某廠委官某收辦料委官某某下義民某物料開後
付照計收某料若干尺寸若干斤兩若干某月某日廠
夫其書記某付義民某收執前赴刑廳查比完欠收完
即登記司廳原發掛號印簿每晚送查票簿亦自山字

一號起至幾十號幾百號止印半鈐票半鈐簿備覈清楚

一收料官司廳查照估冊派與一票每柴一束重三十斤每草一束重十斤每草繩一套重九斤每柳一束重三十斤各義民領銀原照濟規估冊領辦者或束或套與冊懸絕定以斤兩作束作套不以其束其套涸滕作數出票又慮逐秤煩瑣于每百中擇其大者五小者五合秤之得若干斤可槩其百其千便註為斤兩確數為辦為收為支為用悉照此數四面比對相同銷算最為直

捷可杜異日借名通融折筭欺隱泥買之弊

一埽纔下水或已打簽樁或候西埽方打簽樁最怕揺動夜遇暴風作浪人夫睡熟游移可慮每工埽手樁手數名即就寢埽臺常備燈籠不時查勘見留撅椒頭略有不穩即呼衆打簽樁務求堅固

一各廠收料官每三日將收過料數移會料理埽官細開在廠某料若干某料若干如某料酌不足用數日前埽官即傳收料官收料官即時稟報廳縣催辦料官務速運濟急勒限到工如臨期無料夫匠停手誤工各官行

查究處

一埽官夫鋪埽完即鳴鑼集夫捲下前拽後推牽行繩留活纜非夫二三百名不可呼多不應則亦誤事議定字號夫輪流上埽如今日用天字地字號夫明日則用玄字黃字號夫先行派定埽官知會各督夫官至日遞聽埽上鳴鑼委官義民即執旗領夫赴埽齊力推拽捲完下水仍放歸工照舊擔土埽事頗速

一各廠堆積物料如丘陵最防盜竊尤懼風火日夜撥夫巡邏查勘牌示各官跟隨人役夫馬及在工夫役有擅

動料廠一柴一草竹頭木屑者即以偷盜官物拏問枷示工完疎放各夫窩鋪俱令遠處安歇勿近各廠早起晚散各官各埽各棚止用燈籠禁用火把燈燭以戒不虞

一本司一人關各官役人夫之勤惰不敢不身率先勞本司早起晚回各官夫自是勤渠每五鼓畢本司先起放銃一聲鳴鑼一次各工各鳴鑼一次傳各火頭作飯各夫早起少頃飯熟放銃一聲鳴鑼一次各工各鳴鑼一次傳各夫吃飯少頃飯畢黎明放銃一聲鳴鑼一次各

工各鳴鑼一次傳催各委官督各義民各義民領各夫
上工各委官義民查各名下夫不到者即揭報挐責午
飯晚飯不能齊一聽各埽官鳴鑼放飯或埽臺完或鋪
埽完或下埽完方可放工也示各夫不聽鑼上工放工
者許各義民稟處義民先違者許各委官稟處委官先
玩者查出戒斥

一督夫委官各編定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等字號每委官
一員領義民六名每義民一名募夫五十名一字號夫
三百名亦有不足者每夫十名火頭一名埜手二名各

字號各置五色旗一杆爲招號上寫某字幾號其日則
插于土塘引以運土各置高燈籠一杆爲招號上寫其
字幾號某夜則插于土塘引以運土各字號委官輪流
或土塘督摧或沿路催担又各工沿途添懸早快三四
名排列傳催五鼓而起一鼓而散運料担土各夫亦無
瞬息偷安之處

一各船隻灣泊雜人居處多在南岸北工頗遠本司早起
即赴北岸經過南工中工以至北工雖近廵遠則無人
不悚自遠視近則無處不見不必用鞭笞號呼之力而

人自奮勉警策矣

一匠作夫役三工各分用數相若其工食食米每十日一次支放南工山陽義民蘇士龍北工鹽城義民王宁各總領司道查驗官封分散義民各給各夫蘇王二義民忠實殷富而好義支發公平絕無侵扣之弊

一本司嚴禁各官員役諸色人等有需索文錢厘銀根菜壺酒者從重坐贓依律究遣許被害者即時扭禀若暗自行賄不行禀首者以打點衙門論罪引例遣戍與者先懼罪有他腸者何所取鬼蜮魍魎之奸皆遠避之

一黄河一帶素如沙漠之場近人煙頗集市柴米市茶飯者從便禁止不許賣酒各夫人衆聚而飲酒則昏醉爭鬧因致多事且又爲衙役索取酒食之地不如杜之各夫省一壺酒可存半升米也

一時已入夏一刻千金計日下埽以望其成者非兼晝兼夜兼雨兼風以經營之必成延誤最畏者雨雨一日即誤一日司聽行催蓑笠一二千副以備雨日工作

一埽以繩纜爲皮以柴草爲肉以束柳爲心以柳之幹柯爲骨柳之枝條爲觔以土爲腹以蘆纜箍頭以麻纜束

腰以麻繩揪頭以大橛為留撅一處不停妥則一處受
病及至下水受病始議圖之晚矣一埽值埽失水力甚
大有限即遺應用物料不得借有數敗但以小為大以
少為多以輕為重以短為長以無為有者皆破必究禁
混冒一分即節省一分矣　部院所謂可用則用可省
則省誠修河不易之石畫也

一各夫工食銀每十日一給散總管縣主二義民領散各
工義民義民即散各夫刑廳以城市稍遠糴米供炊未
便發稍米數百石轉運本工照時價作工食給散各夫

應手炊爨以供饔餐夫皆稱快

一夫役數千巢舖濕熱衆集污穢水土不習易感疫癘本司發銀買蒼术海艾芸香數千斤令外河主簿分散各大頭焚燒大暑後再買香薷伏發補飲之可避瘟癘河廳又取醫生二名以醫病者藥資官給續奉

總河部院傳紫金丹方本司製藥施可治諸病

一新溝埽工二月二十五日經始五月初二日閉弘埽出水止三四尺慮伏秋水溢為患埽上復加壓頂堤挨排丁頭埽二層毎埽高五尺長八尺向外與大埽齊上各

壓土三尺裏面填土濶與大埽齊高與外堤等各加長

大簽椿簽至埽底

一埽身原估止濶三丈五尺恐虛浮浪湧或有游動又堅

築戧堤以抵外埽兩日中分各官夫遥取好土竭力下

填水塘內又下椿埽以護積土濶可數丈高與頂堤等

則埽堤又增厚數丈矣

淮陰救水議　　徐標

兩歲懷襄百年災異計地自燕薊以至淮揚無處不需霖

計河自潞潭以達黃淮無水不氾濫二三千里漕粳民魚

具歷

宸憂不獨山清為然山清二瀆滙瀾萬川為壑則尤甚也其受病則以淮黃通運節制失宜釀之為禍蔓難圖耳永樂間漕以海運淮為樂土洎陳恭襄開清江浦河引湖而北會淮濟運置天妃五閘節宣之復以天妃閘受濁流改之三里溝又改之甘羅城今通濟閘是也而福興清江板閘啓一閉二于今尤嚴鎖鑰掌之部院啓閉主之分司于漕善矣漕貢舟竣六月初旬通濟閘外修築軟壩九月水手始開一切官民船皆繇五壩車盤伏秋水溢兩河交漲會

流而東以注之海不得湧灌淮揚漂溺廬稼于民善矣且
黃流不入則河不淤澱舟行無膠淺不潰決運事無恙民
善而漕亦善矣且惠濟祠前全淮衝蕩河以淮滌沙限不
壅淮水經鳳泗挾諸湖遠高堰來者其下如洩漕善民善
于
陵亦善矣此萬世之利也厥後漕運愆期壩規復廢民漕交
困總河潘部院力請于
朝兩奉復棄壩舊例隨奉
俞旨嚴阻撓之令如日如霜共恪守之嗣是而糧儲日遲一

日終歲行漕口壩不築久矣閘河仰吸洪流滔滔奔瀉水
小則害小水大則害大兩閘已淤舊河石堤歲數倂下歲
累泥沙堰而爲堤苦無好土又當陰溜水發漫溢民田民
舍胥爲陸沉三城如在釜底良有以也今漕限已復口壩
可築標曾與部院議之道府廳議之而未敢輕舉者叔計
官民久習于便驟塞恐滋多口且冰鮮進貢或稍遲延船
廠榷關或因稽誤甚或商羊大浸淹及
陵園當事者不請水土之微輙指爲下流之滯其誰任之因
惴惴于胥事耳茲淮學士大夫慮切已溺計周未陰集思

借箸具議四端固言曲而中而撮而籌之使築壩舊例可
循祗是清口一壩則壩外一任督工壩內總屬平土諸議救
之矣方決之口可塞而久潰之月河不必實填也北河凡
閘皆有月河以殺水保閘者也以分溜挽運者也一議可
省也壩後河水盡涸運道可濬督集官夫極力大挑所挑
泥土厚築堤防其民間乘便取土備用者聽近民居乘便
取土幫修者聽則河揭一尺堤增一尺河底自深河岸自
崇二議可施也淮強黃弱則不敢分黃黃淮勢平亦不必
分黃惟萬一黃強淮弱懼上壅以嚙高堰災泗

陵下溢以檝王公堤衝新蘇馬邏堤則做分黃導淮之議衛
桃源新河故道引黃入黃家嘴繇灌口歸海三議可酌用
也惟祈部院查照當年
欽依築壩事例俯從輿論力拯時艱具疏陳請乞如
神宗嚴旨飭行再請　勅漕運過淮未如三月初限南京貢
舟定令五月終完淮黃運口堅築大壩伏秋專委一官多
夫防守無分風雨晝夜保固者奬賞淤踈者重治則淮海
無波邗江聿乂儲艘遄濟
陵寢永康一舉而諸善備焉陳恭襄修河明德復睹于今日矣

南河郎中朱國盛編輯
員外郎彭期生
郎中顏旻暑仝較
郎中徐標續纂

雜議

河漕經理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取精多而用物弘矣故集衆思以廣益事乃成執兩端以用中知斯大朱都水因舊規條總臚條議而復傳所蒐始無議不收凡百渡臣勞心焦慮披覽此而思過半矣

全河說

太常卿余毅中

惟我
國家定鼎北燕轉漕吳楚其治河也匪直袪其害而復資其利故較之往代為最難然通漕于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于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于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故較之往代亦最利邇歲以來委寄靡專論議滋起于是有以決口為不必塞而且欲就決為漕者不知水分勢緩沙停漕淤雖有旁決將安用之無論沮洳難舟田廬咸沼也是索途于冥者也　又有以縷堤為足恃而疑

遥堤之無益者不知河挾萬流湍激異甚堤近則逼迫難容堤遠則容蓄寬廣謂遥不如縷是貯斛于盂者也又有謂海口淺墊須別鑿一口者不知非海口不能容二瀆失其注海之本體耳使二瀆仍復故流則海口必復故額石人力所開豈能幾舊口萬分之一別鑿之說是穿咽于脅者也又有謂高堰築則泗州溢而欲任淮東注者不知堰築而後淮口通淮口通而後入海順欲拯泗患而訾堰工是求前于郤者也它如絕流而挑方舟而濬疏渠以殺流引洫以灌溉襲盧舊之談而懵時宜之竅者紛紛藉藉載

道盈庭至于釣奇之士則又欲舍其舊而新是圖于是有泇膠睢三河之說焉不知既治河而又別治漕是以財委壑也又有興復海運之說焉不知歲用民賦又歲用民命是以民委壑也嗟嗟謀室于路則三年靡成回車于岐則千里坐失又何惑乎漕幾成陸而民胥為魚也然為前議者豈故好是鑿且奇哉總之不達于水可攻水之理耳盍黃河之性合則流急分則流緩急則蕩滌而疏通緩則停滞而淤塞故以人力治之則逆而難以水力治之則順而易今太子少保潘公屢膺河寄洞炤委原才諳精誠並稱

絶世爰偕故右都御史江公筴上請事悉具兩河經畧疏中大都盡塞諸决則水力合矣寛築隄防則衝决杜矣多設減壩則遥堤固矣并堤歸仁則黄不及泗矣築高堰復閘壩則淮不東注矣堤栁浦繕西橋則黄不南浸矣修寳應之堤濬揚儀之淺則湖捍而渠通矣故自告竣以來河益深而河之赴海也急淮口益深而淮之合河也急河淮併力以推滌海淤而海口之宣洩二瀆也急用是河嘗秋漲而涯畛屹然淮嘗夏溢而消耗甚速貢賦舳艫若履枕席轉徙孑遺復緣南畝盖借水攻沙之效已較然顯白矣

若謂水馴于分湧于合恐其合而湧也則堤址既遥而奔騰可恣是寓分于合矣若謂胡不用濬而純用築也則築堅而水自合水合而河自深是藏濬于築矣若謂胡不使黄淮分背而乃使淮助河勢河扼淮勢也則合流之後海即大闢蓋河不決固自深得淮羽翼則益深是用淮于河矣若謂河決為天數不可以人力强塞故曰故道難復也然既塞之後河即安瀾是全天于人矣若謂胡不創開一渠而拘拘膠柱為也則二百年地紀之故道

天儲之懿規本無庸創而自今復之是兼創於守矣若謂闢

覇之後行旅稍滯然河渠既奠而行旅益通何便如之是
含逮于滯矣記禮者謂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治河之
事良亦類此是故排河淮非難而排天下之異議難合河
淮非難而合天下之人情難史遷氏曰甚哉水之為利害
也余則曰甚哉人情之為利害也故今日之功非當事大
臣暨余等諸臣之功皆
聖明之功也蓋知河固難而知知河之人尤難知知河之人
固難而任知河之人尤難語曰千夫輿瓢不如一人負而
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使非

聖明之併合河漕而事權歸一也其何能功縶駃騠之足則
雖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則雖望其必敵使非
聖明之寬假便宜而不從中制也其何能功蜚蝗蔽天則農
稷不能善稼奔駟曳轍則王造亦廢馳驅使非
聖明之不惑浮言而私撓必黜也其何能功千仞而坡則牧
豎陵其阜數尺而峭則樓季不敢踰使非
聖明之嚴懲隳窳而凜莫可干也其何能功空柯無刃則公
輸不能以斵虡藭乏粒則易牙不能以炊使非
聖明之破格析兑而大賚不悋也其何能功張蝸以行賞然

後人罔不射計程以齊足然後人罔不奔使非

聖明之綜覈明允而微勞必錄也其何能功昔晉富平津河

橋之成武帝謂杜預曰非卿此橋不立預曰非陛下聖明

不成今日之功良亦類此著乎部疏有云其本在明良之

相遇其機在賞罰之必行真識體之論哉後之治河者其

尚仰體

君相任人圖治之心俯咨河臣嘔心腐舌之意相與踵而行

之期于勿壞勿以事既即安而玩愒勿以功非已出而更

張如周邠之有陳畢終始協心如漢法之有蕭曹寧一作

頌如此則漕河之允龢當與
國家億萬年靈長之祚同垂罔極也斯豈非
國家甚盛隆事哉

條議兩河水患　　郎中許應逵

為議處兩河水患以固運道以奠民生事照得處事當有萬全之策治事貴得因時之宜故千金之隄潰於蟻穴一葦之微可以淩波蓋審其勢而後功可圖利可久也本司謬承任使奉
命以來日夕惴惴惟稱塞之難是懼故凡可以為陰雨之

之計者靡不殫思竭慮以圖報效於萬一今該本司會同

前任徐州兵備道督同各官自越城起歷高堰達清口遡

清江出草灣由赤晏廟以至安東復由高嶺馬家窪胹家

窪張家窪金家窪梛浦灣范家口海神廟禮字壩遺惠莊

歸淮莊以至西橋徃回三百餘里間勘得河勢有曲析地

形有高下隄防有緩急數年以來雖修守如法但隄每潰

於衝激地易變於陵谷非詳加修理不足以彌泙洞之水

而救昏墊之民待决一口方修一口不惟錢粮糜費無筭

而運道所關民生所係柰何以屡試也查得先年黃河自

宿桃至於清河奪清淮入海之道淮河勢弱退讓而不敢爭始穿高家堰入高寶湖而汎濫於高泰山寶興鹽之間民為魚鱉運道亦以水泛而淺黃河因無淮水之刷浮沙積滯塞於清河桃源不能即流遂由崔鎮等處四出散漫

國計民生胥病矣近高堰既築淮不南溢清口積沙借淮以衝運道既通高寶民亦鮮患但黃淮各自為派尚能衝隄況以淮城一線之土能當兩水之流哉先年衝王公隄衝西橋俱以砌石而免今歲衝遺恵莊禮字壩范家口椰浦灣金家窪張家窪蒯家窪馬家窪皆以剝膚潵根僅以范

家口既决諸塲得以無恙鹽與高寶等處雖幸高堰阻之於上不幸范口决之於下仍然沮洳而安東雲梯關正河迺被沙淤舊河深者既淺而新流之漫未深下者未浚上者益壅將來黃河必尋他道淮水亦積泗盱潰決可慮至高堰一隄為淮揚門戶尤為要緊今被水刷嚙過半誠非細故夫事圖於未然况已著乎司道會同各官從長計議必須培高堰之圯潰濬隄內之積潦使淮達清口以刷黃流之淤沙清口而下四十里舊有草灣一河先年曾濬以殺水勢而保淮城但河身屈曲近日河口少淤則河身日

狹致水勢全奔於淮城而范家口等處不足以禦之矣今當濬之使深闊之使廣引水十分之五由草灣而下出於赤晏廟頭鋪復會於河并出雲梯關以刷海口之沙其淮城遺恵莊禮字壩范家口以經衝過者地勢經水而卑用石包砌以垂永圖其柳浦灣金家窪張家窪蒯家窪馬家窪雖經衝而未決者另築重隄密釘樁木以防未然高嶺以東地勢既高儼然天成之障不必議築以省煩費蓋高堰修則淮達於河清口始闢而運道通草灣濬則水勢兩分淮隄可保而山陽等處民命始安赤晏廟頭鋪兩河從

僉謂併力齊勢而雲梯九套之淤沙可滌衆論僉同似為長策隨經會行淮安府知府張允濟同知徐伸等各詣險要地方逐一查勘應築應砌應濬各工去後續據淮安府回稱各工木石料價人夫工食員役口粮犒賞等費共計七萬一千六百九兩零緣由列欵備呈前來據此看得不一勞者不永逸惜小費者妨大謀即今州縣災疲之民仰荷
皇上既蠲各縣數十萬之租又發
内帑三萬以恤窮困會計各工所用数至七萬餘兩不為無

費然能廻瀾之勢障兩河而東之無論淮揚兩府百萬生
靈幸免胥溺之患而此所蠲所賑不啻數倍矣查得淮安
府庫貯修砌歸仁隄支剩銀料八千兩　本部事例銀二
萬二千兩堪以動支外不足之數應否遵照
勅諭內事理題借鹽課銀兩接濟況今水患頻仍饑民載道
若於春間青黃不接之時散工食而養貧民既除其患又
全其養尤為計之得者今經司道覆議無異委屬相同應
俯從次第舉行除呈　總督部院題
請外理合列欵具揭以

五塘定議

太僕寺卿盛儀

江都縣有上下雷塘小新塘儀真縣有句城塘陳公塘今之所謂五塘也初自漢高帝時吳王濞有雷陂釣臺陂即塘也後江都王建游雷陂蓋古有陂而二王以為釣游之地至獻帝建安四年下邳陳登為廣陵太守治山陽築塘民享其利號曰陳公塘按史登有威名性兼文武其所築豈止於真州凡淮揚之塘堰皆其經理也考之地勢西高而東下壽在西淮揚在東水直瀉去何利之有登之塘自

壽而來不止一重水有蓄洩高卑皆利其在揚也五塘在上流漕隄在其中捍海堰則其下也晉隋唐宋均為漕農之重故盡心焉我

朝漕艘鹽筴軍屯民田咸資其利故以其事屬之平江而平江集古人之大成要之自登始也唐貞觀十八年揚州大都督李襲譽引雷陂渠又築句城塘以溉田八百頃有敬愛陂水門開元初青苗使杜佑為淮南節度使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瀕棄地為良田積至十餘萬頃真元四年節度使杜亞自蜀岡之右引陂水趨城隅以通漕運溉夾陂

田寶慶二年題鐵使王播自閶門外古七里港引陂渠注官河以便漕運此唐人之用塘見於唐書者如此也宋熙寧九年正月壬午劉瑾言高郵陳公塘等可興置乞令轉運司按覆從之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澁委陳亨伯措置三年詔發運司以東南水四月詔令運河歲淺澁當詢攷塘灊水之地講究措置攸久之利以濟不通淳熙七年濤臣錢冲之言真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乃漢朝陳登濬源為塘用救旱饑大中祥符間江淮置制發運司治於真州歲藉此塘灌注長河流通漕運其塘週廻

百里東西北三面倚山為岸其南帶東則係前人築壘成
隄以受啓閉廢壞既久見有古來基址可以修築為旱灌
田之備為水潴蓄之渠凡諸鹽場鹽綱糧食漕運使命往
來舟艦皆仰之以通流其利甚溥本司自發卒貼築週迴
塘岸建置斗門石䃮各一所乞於揚子尉階銜内帶兼主
管陳公塘六字或有損壞隨時補築庶幾久遠責有所歸
其舊李道傳為記道傳為楚州司户參軍加葺境内陳公
塘有灌溉之利請康時朝廷方督運綱運渠壅塞詔淮南
運使陳遘引句城陳公塘達於河渠漕路甫通而朱勔花

石綱塞道官舟不行遵道補繫其人而上章自劾上為黙然
而進遵徽猷閣待制此宋人之用塘見於宋史者如此也
元人海運暎於漕河而至元十八年猶造閘于上雷塘者
蓋漕河非塘水則南北不通故也
國朝洪武八年開平王北征軍需裝載船至灣頭河淺不能
前進奏開四塘下水三尺五寸官河水增二尺六寸一時
舒濟十四年旱乾解京御鹽船至灣頭淺不行開塘放水
其船始達是時兩淮運司專理塘也永樂二年平江伯陳
瑄總漕全資塘水以濟運舟十五年欽取皇木值河淺阻

滯時亦開塘下水以濟之是時各塘立塘長二名塘夫七十名常川看守塘內積水常八九尺非遇至旱運河淺澁不敢擅放宣德八年大旱四塘乾枯運舟淺澁無水接濟蓋由塘長怠玩不時督夫修葺塘岸致水走泄而然隨加罪治修復如初十年知府李貞奏改五塘屬府專修濟運成化四年侍郎王恕委發帑銀三千於上下雷塘各築石閘一座水[石達]二座於句城塘陳公塘各塘築隄岸石閘一座水[石達]二座皆以瀦水旱則由烏塔溝放水南流入運河接濟運舟甚以為便時郎中郭昇董其役也正德十六年

大旱四塘圮廢水利不修運舟淺閣巡撫都御史臧鳳請
修五塘嘉靖十三年知府侯秩建議重修句城塘漕撫都
御史馬鄉下其議與運司會勘府司覆之曰句城塘週圍
六十里一十六汊內有大小二基東西浮橋二座實係古
蹟蓄洩水利有裨運道百六十年不可不復臧公瞿然曰
是予責也亟發帑金六百兩石磚灰椿樣悉具發在城七
十二鋪夫落下一十四總甲淺夫莊頭腳夫塘夫閘壩市
鎮船隻馱載明年到塘增修大閘一座減水閘二座添設
塘長一名塘夫七十名用水有節運舟攸濟民田亦溉利

馬十八年運河水涸管河郎中畢鸞查復五塘以濟之白于漕撫都御史周金河道都御史郭持平皆曰此漕規也復之便巡鹽御史焦璉曰此余之所攝蓋憲典也可不復乎于是知府劉宗仁肩其事以屬之江都知縣張纓儀真知縣楊仲孫各理其邑役督工者通判張默分管則知事趙洲也所修上下雷塘小新塘陳公塘東塘柳塘橫塘鴨塘凡江儀之塘一十有三今之所修蓋九費帑金五百修塘閘外爲昭佑祠官亭三間舖舍五座責令塘長率夫晝夜防守不時加葺二十二年修塘委官查解占塘妨運三

十七人又停不報二十四年巡鹽御史齊宗道查覈占塘舊妨運三十七人罪狀明白咸寘之法而塘復治府志者曰之言如此余聞是後有倚勢占塘者將塘毀拆移為他用於是時水暴至不能節制徑入高寶山陽諸湖溢決運隄東方之州縣盡沒而灣頭以南河道淺涸運舟阻滯濬亦不通矣然運河蓄水全賴運隄塘不修則隄壞歲歲覩之而議者急於隄而不急於塘亦猶淮人之惡水患而不究堰也大抵不復古之過也

諸塘議

何堅

漕渠必培其源始舊漑其委始輸能使旱不滯舟潦不決隄可與國家論大計籌生民休戚矣江都五塘儀真四塘高郵三塘寶應二塘山勢則西北皆高東南皆下循就下之性因岡嶺之勢於東南築隄引山澗諸水障之為塘灌民田資漕運歷漢唐迨

明興未之有改成化間王端毅公工部侍郎郭公於二雷塘各造石閘一水礎二句城陳公如之正德間撫院臧公鳳復修諸塘嘉靖間撫院周公河院郭公鹽院戴公洪公焦公工部郎畢公先後檄郡守侯公劉公朱公委邑令江都

令公張公儀與摥公督工修築歷百七十年名卿碩輔荷留心經濟未有不謀繕治者豈無見哉顧隣畊偪強盜種尚畏官法未敢明爲已業二雷小新陂塘漸爲勢豪謀佃因而侵越猶未遽廢也邇年巨猾投獻權貴明儹句城官爲派給莫敢異同則諸塘揆臂侵占盡矣稽陞賦之入率多滋弊合諸邑僅二千金廼豪猾逋負租吏侵尅工所費濫無裨於國不利于民何至上干厲禁下遺饑阻廼大壞漕運壯圖俾歷代經畧遠計

聖朝深慮隱憂蕩然無復顧忌何哉率由守令轉遷不常監

司無暇遠慮倘倖無事事過即已不思在昔定鼎金陵江
北適當畿輔雖守近不逞襲故智即中原坐困杞人之憂
當路所宜軫念也鄙見欲盡復廢塘先築壩堰以次修復
閘磋考景泰先規分屬運司資其協治除厲禁許令積水
灌禾旱則洩之濟運思患預防緩急有備誠億萬斯年之
利也惟諸塘久廢為民耕墾視猶已業彼愚民久假不歸
烏知非有一旦復之於官則蘇軾之論不為無見必廣詢
芻蕘務合人情宜土俗其間受佃之家固多荒廢不舉亦
有苦於遠負自願還官有滅于旱潦徙而之他亦有詭寄

今貧欲求轉佃復有官為派給恐貽子孫之累殆什居六七尚餘二三可曲處而得也諭之既廣得之必真即為還官等務察其心不強其所不欲懷之以恩體之以恕而諭之以義明示諸埂為漕渠要害中原命脉有不能狥民私情而忘國家隱憂者民雖至愚即狠狡頑固可以理諭或地居上游過費墾治則給還佃值或授新墾民田給流徙故業及買荒廢易之處以理不迫以威行有漸不驅以勢焉有不樂以從者乎惟身任國事痛卹民隱不辭于毀譽不怵于利害則水利可興漕源可蓄安得不重望當路乎

必俟非常之才始建非常之業謂世無陳元龍李尊舉范文正公王端毅公吾不信也

論高家堰利害　陳應芳

淮南之有高堰猶室家之墻垣也傳曰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執此可以論高堰之利害也堰之地去寶應高可一丈八尺去高郵高可二丈二尺而高寶隄去興化泰州田有至一丈而高者有至八九尺而高者則其去堰愈下不啻三丈而奇矣參差如是天建地設莫之能改也乃信前人不得已而築堰使淮不南下而北非

故障而北之也夫亦因其勢而利導之云爾不然淮一南

下因三丈之地勢灌千里之平原安得有此数郡縣而淮

南儼然一都會哉禹跡不可考矣漢陳登爲揚州刺史大

興水利此堰實其所創築而堰下所滙湖有名洪澤者名

阜陵者名沙者仰而淮泗之水瀦於一區仍復折而北東

入於海泗州故不爲害歷唐而宋則轉運使張綸大脩之

歷元而

明平江伯陳瑄重脩之又二百餘歲而至萬曆七年總河大

臣復因而再脩之夫歷世久遠非一朝一代之事也上下

千有餘年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當事者豈不能别創一畫又豈不能因勢一决然而固守成事有其舉之莫敢廢之是遵何道哉毋亦審於南北之大勢有所不可耶議者不求其故怵於泗人之譟而專咎堰之爲害也則漢之登宋之綸皆與有責焉爾矣泗人之說曰淮之害在陵寢也則誠是矣夫自陵寢言之視淮南百萬生靈孰爲輕孰爲重即捐生靈以護陵寢臣子分義宜然耳而運道咽喉係之矣予謂運道於陵寢亦何可孟言假令運道而梗也尚可别求而治之陵寢而震蕩也安可顧運

道而聽　陵寢之震蕩哉權以子貢必不得已何先之說則雖別求運道以安　陵寢庸何傷然而高堰之決也又不足減泗州之水而盡登之平成也則嘗以頃年已事徵之矣萬曆二十一年淮水四溢漫高堰堤上且數尺周家橋口原自通行而又加決也決高良澗至七十餘丈而多也南奔之勢洶若倒海高寶邵伯諸湖堤一日崩者至百十餘處而泗城之水減不過尺許則何以故也盖泗州之下與淮南五州縣之地形一也皆所謂釜底也淮自西來歷世不為患者以下流無壅得望海而直趨也故泗州不

倒灌淮南無決堤因是以得兼有其利爾乃清口之壅則自近年始惟清口之壅也泗州以釜底不得不蒙倒灌之害淮南以釜底不得不受決堤之害其地形均也其為害亦均也然則高堰雖決而泗州之水不甚得減匪以是故也而誰實尸之今也不咎清口之壅而專咎高堰之塞是徒揣其末而不齊其本者也嗟夫滔滔淮流萬古一日何有高堰以來歷漢宋千有餘年泗州無恙而獨今日始咎有此堰也徒曰高堰未脩泗州不為波高堰既脩泗州日苦水顧不曰清口沙未塞淮水通流而不害清口沙既長

淮水阻抑而不行則甚矣其惑也豈清口門限因有高堰而滋之長耶知清口之塞不由高堰之脩則知泗水之利害不在高堰之有無也故清口而闢也即不開高堰無損也清口而未闢也即大開高堰無益也大較可睹已或曰清口之闢功難而費鉅高堰之闢功易而費省姑從易且省者爲之急則治標之畫也而不知人之有疾治之急而壞者常十之八九治之緩而壞者不十二三闢清口之沙雖難雖鉅雖緩而其爲利也兼而傅其究也又有益而可久譬之治疾者善切人之脉理扶其元氣通其關膈不惟

病可去體而壽且日躋平康者也決高堰之口雖易雖省雖急而其為利也鮮而偏其究也又貽害而罔功譬之治疾者不視人之虛實刳其腸胃多其汗下不惟病未必中而命亦隨以就斃者也此治病標本之數可坐而策也或曰淮決而南由瓜儀入江能使泗不害高寶亦不害豈不兩利而俱存乎而不知淮南之地由高寶而東則俱下由邵伯而南則又昂淮之不得達於江也地限之也何以明其然也漕河高於湖者六尺有餘鑿之使深以通湖流達於瓜儀僅可轉漕耳今亭廟一帶方四十里兩岸之從治

如山峙稍遇旱乾常若淺澀然且備五塘之水豫接濟之
防今五塘雖壞故跡猶存古人建置良有深意頃年湖水
為患籍令可直洩於江則隄不至決水不盡東豈不便計
然而不能者其故可想已萬曆五年大闢通江諸口矣湖
水減不盈尺漕河舟楫三十里內幾不為通萬曆二十年
又闢金家灣芒稻河矣隄決如故湖水東奔曾未能少殺
其汪洋之百一此南北低昂之形可坐而照也由斯以譚
其與高堰决而泗州之水不為減者理有二致也乎夫捐
民生梗運道而可以安

陵寢也可為也然而利不勝害也捐民生梗運道而未必可以安　陵寢也不可為也是一舉而利與害兩失之也而況　陵寢之必不可水也運道之必不可梗也民生之必不可捐也深長之慮兼利之策宜在彼而不在此矣若陵寢之高玄宫原未濵水泗人之譟訛言出自浪傳則有諫議之疏在又何敢輕置喙焉予淮南人也戚言高堰之不可開泗人戚言高堰之必可開也有如聚訟得無各為其鄉也與哉顧泗人所言者情也而揆諸理則非是尋利於已而忘其隣國為壑者也予所言者亦情也而揆諸理

誠思兼利於人而欲其天下為公者也天下事非一家私事予故直敢謂高堰必不可決淮水必不可南惟自信諸理而已矣而敢求同於俗乎今總河督臣主分黃謂高堰不可開矣漕撫督臣主導淮謂高堰難輕廢矣奉使科臣主勘議謂高堰不得縱淮而下矣按鹽漕江諸臣僉謂高堰不得棄置而清口急宜疏濬矣司空之部覆不爽

廟堂之主裁甚確即予安用此喋喋為哉第恐水性何常人言易惑歲修之石畫不守危隄之蟻穴難防有謂任其自削而聽之者淮南他日之憂政未歇也雖然

國家萬年之鼎業方崇東南億數之氣運攸繫豈區區一堰
而有他虞者予之為此論著也儻亦由突從薪之先圖而
杞人憂天之過計乎

開高家堰施家溝議　　顧雲鳳

議者以黄河南徙挾淮並漲恐妨
陵麓故開高家堰施家溝之說日紛紛焉此孰非憂　國之
深慮救時之良謀哉然但就　陵論　陵而未常以淮南
之大勢統論　陵也夫　祖陵萃山川之秀結穴於沙陡
塔影諸湖之間真龍突起於水中舊圖具在可考也

陵之峙淮之流自天造地設而巳然者淮本不得而淹之惟是黃滙於淮將來叵測臣子為　國家根本之慮誠不可不汲汲者第所慮在黃則所治亦當在黃黃不决則泛高堰無病於　陵即無高堰無救於　陵而况乎高堰之利害與議者紛紛更有大相背馳者何也淮由清口以至安東雲梯關入海即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栢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故道也自神禹以來未有改者孟氏誤以為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朱註巳辯之矣夫淮之趨高寶似便其東流入海似稍迂廻神禹之智豈其不出此與而漢陳登又

築高堰以防之迄今治河能臣守其舊而不變抑又何說也盖水以海為歸者也高寶信下也其東南濱江濱海之處則曰廣陵曰海陵曰蜀岡又曰阜曰嶺不可殫述皆以高亢得名水無所出即有所出而江潮海嘯互為呑吐故瓜儀之有四閘者非徒節其出抑亦制其入而通泰與鹽諸郡縣尸祝范希文無已者以范公堤之建為能防其倒灌逆流而拯民於魚鱉耳以此思之則江湖之水勢可知宣洩之難易又可知淮非由清口安東以入於海別無可為歸宿之地矣而後之人又虞其泛濫而四出也故又通

之以堰語曰障百川而東之高家堰者障之之說也譬之人馬狥一時之便而養之癰不若審血脉之宜而週其適不待智者而後辨也然則武墩高良周橋諸閘之建非乎曰此豈可以盡非也蓋惟有堰則平時有所節宣可以捍高寶諸湖之腹而緩急有所容惟有閘則伏秋有所灌輸可以洩淮泗暴溢之水而高堰可無潰是閘之收其功亦由堰之節其力也然則施家溝之閘何異於武墩諸閘乎曰是不同武墩諸閘濶丈餘耳而施家溝則濶數十丈矣武墩諸閘之水夏秋則流冬春則涸高寶湖堤猶得秉其

稍涸之時而施其補葺之計今施家溝當水涸之時已與
武墩諸閘同其用矣若更從而閘之是使淮泗無餘蓄而
高寶無餘地也水無時不滿湖無時不漲堤之坍卸即欲
修築無所措手况高寶諸湖不過盈溢而止耳平時先已
盈溢又何以容伏秋暴發之水乎且施家溝之閘何為哉
凡以為潦非為涸也涸則不必閘潦則自能灌輸無所容
其閘又安用耗無益之費貽無窮之害也議者徒知淮揚
之有子嬰溝芒稻河涇河澗河以為出路既多淮有所受
不知子嬰涇澗三河之水不過入射陽一湖射陽湖視白

馬汜光諸湖更隘溢則入高寶興泰諸民田而已其所謂石䃮口白駒場下海之竇湮塞久矣惟芒稻河一線之流可為出水之路而迴淮水從入之路則有清江浦矣稍南則有武家墩矣又南則為高良澗矣又再南則為周家橋矣由此而再南則為古溝為施家溝水退雖涸而水漲之時皆流衍充盈沛然東注夫一芒稻河之出豈能當諸閘諸溝建瓴之勢乎況又從而濬之也蓋嘗譬之淮泗百石之甕也高寶諸湖什斗之罌也芒稻河杯勺之斟也以罌之腹而欲受甕腹之所受其數不勝也以罌之口而欲出

甕口之所出其數又不勝也滿則溢溢則傾傾則散漫旁流不可收拾即欲復歸之甕而節宣由我不可得已議者

又曰今所急惟

陵運耳苟有利於　陵運奚暇復爲昏墊計乎不知古之聖人視民溺由已溺淮南數州縣生靈本仁人所當軫念且使病民而無病於運則民可輕妨運而無妨於　陵即運亦可輕而不知　陵運民生其利病正相須也請以時事證慶曆以來惟二十一年水勢最大秋水一發漕堤衝決者數千丈興化城不浸者三版然當其時漕隄尚卑今漸高

矣五月以來霪雨五日水遂陡漲視二十一年而過之漕隄報漏報坍殆無虛日民間室廬田舍盡沉水底離流之狀啼號之聲耳不忍聞目不忍見夫此時伏秋之水未發也淮黄之漲未聞也不數日之雨而淪胥若是何哉以二十九年好事者倡爲濬關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諸閘之議先實諸湖之腹水無所受故一雨而即盈耳向使施家溝之議蚤定則此時湖已出於隄上即錮之鉄能無崩崩則運道安在無問民矣是病民未嘗不病運也而猶未也此一淮水耳入湖之分数多則入海之分数少而淮弱矣

淮弱則黃躡其後而清口淤矣異日者入湖而湖不能容入海而海不能入將縈廻泛濫合肝泗高寶而為一此其滔天之勢為　陵害更不烈乎雖曰杞人過慮萬不至此然涓涓不塞將成江河而況滔滔不止何難陸沉哉昔白馬氾光甓杜邵伯諸湖始何嘗不分而今安辨其為某湖某湖也則泛濫之明驗也古今治水莫如禹禹所治莫大於江淮河漢其萬古不變者則萬古無患惟齊桓公塞九河為一河閼八流以自廣遂為萬世無窮之害所幸江淮尚仍禹舊禁之何輕變古而更生一患哉王介甫欲泄梁

山泊之水以爲田而憂水無所貯劉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貯此水矣介甫大笑而止今者必欲使洪澤阜陵化爲桑田高寶興泰化爲魚鱉而其究且復病運妨陵是齊桓之過計而貢父之所姍笑也議者不察輙文其名曰導淮夫導人者當導之於正不當導之於邪導淮者當導之入海不可導之入湖湖非民田乎又嘗譬之淮爲泗之患淮即泗之寇也爲泗計者宜逐之出境而誘之四出使抄掠内地可乎黄爲淮患黄即淮之寇也爲淮計者宜堅壁以待而須自退縮使黄得乗勝長驅可乎况今淮黄且

合從而至也上不圖守之於要害下不圖戍之於尾閭而今日曰撤堰明日曰開濬是不知割地之難於自完而滅虢之終於取虞也置淮黃於泗傍而欲使泗無恙非策矣至於形家之說謂淮黃合襟為　祖陵形勝而淮水反跳有傷王氣此人人能言之不敢援引附會要之關係最重亦不可不講也然則為　陵計柰何曰治黃河使歸故道而已次則濬海口闢石磋白駒等閘而已黃復故道則外無所侵濬闢閘閘則內有所受如是而　陵寢可奠運道可通民生可安一舉而衆善備焉且黃為宇宙間第一巨

瀆非導之入海將東馳西騖害無時已不惟當治亦不可不治也不然而舍本治標忘利導之謀為曲防之術使愈而愈決裂矣不佞夙闇於識拙於辯一切株守蠖伏妍媸隨人牛馬惟命無敢置一詞亦無能置一詞也惟是職守所在歷覽周游旁諮廣詢妄有私臆縱不敢遂謂一得之愚而心所獨覺脂韋附會如職守何如良心何用陳末議破此紛紜如曰葸縣不請大計顧先褫奪以聽更張決不忍坐視淮南陸沉也

河議辯惑　　潘季馴

或有問于馴曰河有神乎曰有曰神之所舍孰能治之曰神非他即水之性也水性無分于東西而有分于上下西上而東下則神不欲決而西北上而南下則神不欲決而北間有決者必流緩而沙墊是過額在山之類也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道即神也歸天歸神誤事最大故馴不敢不白之首也或曰宋歐陽脩有云黃河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而公舍復故道之外無有也無乃不可乎曰脩之言未試之言也嘗考之史自漢武瓠子之塞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無水災夫禹舊跡非故道乎禹掘地而注之

海矣子釋曰掘地掘去壅塞也蓋天地開闢之初百川一
瀆朝宗于海高卑上下脉絡貫通原不假于人力歲久淤
淤禹惟去其淤壅以復天地之故道耳即如賈魯治河亦
以復故為主藉令欲棄故道而鑿新河無論其無所也即
鑿之將置黃河于何地乎且故而能淤新獨不能淤盡信
書則不如無書倚言不足信也或曰沙墊底高之說何如
曰河底甚深沙墊則高理所有也然以之論於旁決之時
則可非所論於河水歸漕之後也蓋旁決則水去沙停其
底自高歸漕則沙隨水刷自難墊底但沙最易停亦易刷

即一河之中溜頭趨處則深平緩處則淺此淺彼深總不出我範圍此挽水歸漕之策必不可緩而欲挽水者非塞决築隄不可也宋蘇軾吕梁詩云坐觀入市卷閭井吏民走盡餘王尊歲寒霜重水歸壑但見屋瓦留沙痕則比時黃河之水固嘗入市而河流之沙高於屋矣自宋迄今墊而疏疏而墊者不知其幾矣可以此而遂欲棄故河哉或曰河以海爲壑自海嘯之後沙塞其口以致上流遲滯必須疏濬或別尋一路另鑿海口之爲得也曰海嘯之說未之前聞盖上决而後下壅非下壅而後上决也馴嘗親往

海口茫茫萬頃此身若浮蚤暮兩潮疏濬者何處駐足苟欲另鑿一口不知何等人力遂能使之深廣如舊假令鑿之易矣又安保其海之不復嘯嘯之不復塞乎舊則塞新鑿者則不塞非騆之所解也或曰河由草灣入海何如曰河由淮城北西橋地方入海此故道也嘉靖三十年間河忽衝開草灣而西橋正河遂塞未幾自塞河復故道萬曆十六年河水仍歸草灣而故河復淤淮城之民恃以安枕矣查得正河之面三百餘丈草灣闊僅三分之一譬之咽喉狹小吞嚥不及則徐邳之水消泄未免遲滯此則可慮

耳二三年間恐當復歸正河姑俟之可也或曰賈讓有云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故禹之治水以導而今治水以障何也無乃止兒啼而塞其口乎曰昔白圭逆水之性以鄰為壑是謂之障若順水之性隄以防溢則謂之防防之者乃所以導之也河水盛漲之時無隄則必旁溢旁溢則必泛濫而不循軌豈能以海為壑耶故隄之者欲其不溢而循軌以入於海也故河以海為口障旁決而使之歸於海者正所以宣其口也再考之禹貢云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傳曰九州之澤已

有陂障而無决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則禹之導水何嘗不以隄哉曰隄以防水似矣水高隄高不將隆隄于天乎曰若謂隄之外即水耶隄外為岸岸下為河平時水不及岸隄若贅疣伏秋異常之水始出岸而及隄不乆復歸于漕馴隄成之後逾十年矣未嘗有分寸之加何須隆之于天也或曰賈讓有云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治隄歲費且萬萬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尺寸之地哉此策可施於今否曰民可徙也歲運　國儲四百萬石將安適

乎問者曰决可行也曰崔鎮之决最大越三四年而深丈餘者僅去口一二十丈間稍入坡内止深一二尺矣盖任址陸地非若沙淤可刷散漫無歸之水原無漕渠可容且樹樁基礫在在有之運艘經行之處雖裏河亦欲築隄以便牽挽乃可令之由决乎然則賈讓中策所謂據堅地作石堤開水門旱則開東方下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何如曰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併水門而淤漫之且所溉之地亦一再歲而高矣後將何如哉矧旱則河水已淺難於分溉潦固可泄而西方地高水安可往

丘文莊謂古今無出此策夫乃身未經歷耶惟宋任伯雨曰河流混濁淤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久而决者勢也爲今之策止宜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大陜湧流耳此即馴近築遙隄之意也循兩河之故道守先哲之成矩便是行所無事舍此他圖即孟子所謂惡其鑿矣或曰黃淮原爲二瀆今合而爲一矣若多穿支河以殺其勢何如曰黃流最濁以斗計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則水居其二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汛溜必致停滯若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支

河一開正河必奪故草灣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決而桃清以下遂塞崔家口決而秦溝遂爲平陸近事固可鑒也問者曰禹疏九河何如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故仍疏之而禹仍合之同爲逆河入於海其意蓋可想也然則如賈讓所云多穿漕渠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可乎曰此法行於上源河清之處或可若蘭州以下水少沙多一灌田中禾爲沙壓尚可食乎然則淮清其可分乎曰引淮而西其勢必與黃會引淮而東則與決高堰而瘍淮揚無異也蓋河水經行

之處未有不病民者向有欲自盱眙鑿通天長六合出瓜埠入江者無論中亘山麓必不可開而天長六合之民非我赤子哉且所藉以敵黃而刷清口者全淮也淮若中潰清口必塞運艘從何經行更有可慮夫清口北與黃會乃祖陵之水口也若從東再添一口使淮水反跳而去大爲堪輿家所忌臣子何忍爲之或曰治河之法凡三疏築濬是也疏之不可奚不以濬而惟以築乎曰河底深者六七丈濶者一二里沙飽其中不知其幾千萬斛安能挑而盡也隄之不築水復旁溢則沙復停塞可勝挑乎以水刷沙如

湯沃雪刷之云難挑之云易何其愚且拗也或曰淮不敵黃故决高堰避而東也今公復合之無乃非策乎曰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按泗沂即山東汶河諸水也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會自宋神宗十年七月黃河大决于澶州北流斷絕河遂南徙合泗沂而與淮會矣自神宗迄今六百餘年淮黃合流無恙乃今遂有避黃之說耶蓋高堰决而後淮水决崔鎮决而後黃水北隄决而水分非水合而隄决也問者曰然固然矣數年以來兩河分流小潦即溢今復合之溢將奈何馴曰水分則勢緩

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見其高水合則勢猛勢猛則沙刷沙刷則河深尋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見其卑築隄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於兩旁則必直刷乎河底一定之理必然之勢此合之所以愈于分也或曰河既隄矣可保不復決乎復決可無患乎曰縱決亦何害哉蓋河之奪也非以一決即能奪之決而不治正河之流日緩則沙日高沙日高則決日多河始奪耳今有遥隄以障其狂有減水壩以殺其怒縱使偶有一決築後即成安流故治河者惟以定議論闢紛更為主河決未足深

處也或曰隄以遥言何也曰縷隄即近河濱束水太急怒濤湍溜必至傷隄遥隄離河頗遠或一里餘或二三里伏秋暴漲之時難保水不至隄然出岸之水必淺既遠且淡其勢必緩緩則隄自易保也或曰兩堤並峙重門禦暴又何需於減水壩也與其多費以築減水之壩寧若留決之為愈乎且與支河何異也曰防之不可不周處之不可不深異常暴漲之水則任其宣泄少殺河伯之怒則隄可保也決口塵沙水衝則深故掣全河之水以奪河壩固有石水不能汕故止減盈溢之水水落則河身如故也

北岸者欲其從灌口入海也或曰高家堰之築淮揚甚以爲便而泗州人若其停蓄淮水何也曰此非知水者之言也史稱漢陳登築堰禦淮至我

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淮揚恃以爲安者二百餘年歲久剥蝕而私販者利其直達以免關津盤詰往往盜决之至隆慶四年大潰淮湖之水洚洞東注合白馬汜光諸湖决黄浦八淺而山陽高寶興鹽諸邑滙爲巨浸每歲四五月間淮陰畚土塞城門穴竇出入而城中街衢尚可舟也淮既東黄水亦躡其後濁流西泝清口遂堙而决水行地面

宣洩不及清口之半不免停注上源而鳳陽壽泗間亦成巨浸矣故此堰爲兩河關鍵不止爲淮河隄防也𩤘戊寅之夏詢之泗人曰鳳泗之水畜於高堰未决之前乎抑既决之後也僉曰高堰决而後畜也清口塞於高堰未决之前乎抑既决之後也僉曰高堰决而後塞也𩤘曰堰决而塞築則必通堰决而畜築則必達堰成而清口自利清口利而鳳泗水下𩤘何疑乎遂銳意董諸臣築之二月决工告竣而清口遂闢七月隄工告成而清口深闊如故高堰外水及隄址者僅一百五十丈餘皆乾地再詢泗州之水

盡已歸漕膏腴可耕而泗州人士始謂高堰之當禁矣問者曰然則每歲伏秋泗水何復漲也曰淮水發源於河南之桐柏山挾汝決窮頴肥濠等處七十二溪之水至泗州下流龜山橫截河中即

祖陵賦中所云下口龜山不等閒灣如牛角勢樣非凡者是也故至泗則湯譬之咽喉之間湯飲驟下吞吐不及一時扼塞其勢然也且淮漲於泗即黃漲於河南徐邳也每歲伏秋皆然自古及今無異且黃淮二河合襟謂之水會天心實 祖陵鍾靈毓秀之蟠繁處也今欲縱淮出高堰是

分兩河為二瀆且過宮及䟫為堪輿家大忌淮漲于泗惟有護堤一事更無别策毀堰之說委難輕議或曰高堰之築是矣而南有越城并周家橋淮水暴漲從此溢入白馬湖寶應縣湖水遂溢此與高堰之決何異曰馴與司道勘議已確籌之熟矣其不同者有三而其必不可築者一夫高堰地形甚卑至越城稍亢越城迤南則又亢故高堰決則全淮之水内灌冬春不止若越城周家橋則大漲乃溢水消仍為陸地每歲漲不過兩次每溢不滿再旬其不同一也高堰逼近淮城淮水東注不免盈溢漕渠圜遶城廓

若周家橋之水即入白馬諸湖容受有地而淮城晏然其不同二也淮水從高堰出則黃河濁流必遡流而上而清口遂淤今周家橋止通漫溢之水而淮流之出清口者如故其不同三也當淮河暴漲之時正欲藉此以殺其勢即黃河之減水壩也若併築之則非惟高堰之水增溢難守即鳳泗亦不免加漲矣然則即於周家橋疏鑿成河以殺淮河之勢何如駁曰漫溢之水不多為時不久故諸湖尚可容受若疏鑿成河則必能奪淮河之大勢而淤塞清口泛濫淮揚之患又不免矣況私鹽商船由此直達寧不壞

鹺政而厮清江板閘之税非或曰老黄河之說何如曰老黄河之說吾未之前聞也考之郡志止有大清河小清河註云即泗水之末流源出泰安州至縣西北三汊口分為二河大清河由治東北入淮小清河由治西南入淮是黄未會淮之時泗沂之水或經於此並無所謂老黄河者今據淮人云自桃源縣三義鎮經毛家溝漁溝等處出大河口謂之老黄河故道殊不知大河口去見行清口僅五里許至此復與黄會何能遽從清浦泗州水勢若如近議欲改從葉家衝周伏三莊尾子灘入顏家河則自漁溝而北

又非老黄河故道矣既非志乘有據之言又非合衆通方之論執巳見以淆　國是如之何其可哉

潘季馴河工未盡事宜疏内云高寳江都山陽年例歲脩之堤向緣錢粮缺乏工力不敷每歲止是支吾目前未能加幫高厚及興鹽高泰以裏洩水舊渠向因黄浦八淺潰决濁流浸灌淤墊頗多誠今日所當議者又高寳江都堤内田地及興泰山鹽州縣地方外受各減水閘之餘瀝而内蓄時伏連綿之積雨皆由射陽湖經滕朧喻口出廟灣以入海廼其故道也渠道見存止宜疏濬此皆原議未舉

事宜務在明歲伏前報完方克有濟況高寶迤南諸湖聯絡清江浦外湍溜不多而關係內河不小各該堤岸鏈係大工之所未及實亦運道之所必資循例歲修殊屬虛應尋常僅可支持暴漲不免衝塌加幫堤岸修砌閘壩潛灣頭河之淤淺以殺外河之橫流疏射陽湖之故道以洩內地之積潦運道民生庶幾有賴矣

修守事宜疏內云治河之法別無奇謀秘計全在束水歸漕歸漕非他即先賢孟軻所謂水由地中行而宋臣朱熹釋之曰地中兩崖閒也束水之法亦無奇謀秘計祗在堅

築堤防隄防非他即禹貢所謂九澤既陂四海會同而先儒蔡沉釋之曰陂障也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也故堤固則水不泛濫而自然歸漕歸漕則水不上溢而自然下刷沙之所以滌渠之所以深河之所以導而入海皆相因而至矣然則固堤非防河之第一義乎

停寢甯家營工疏內云據鮑家營正當王家營之上甯家營之下既非運道又非民居先年不議築堤留以分殺暴漲之勢今清江浦外隄加築高厚而黃河大漲果由此分

洩自娘子庄徑由澗橋古寨以入于海不勞工力不費財用而盈溢之勢可殺清浦外堤可保真天開之訾家營也若慮水落之後難保不淤而來歲水漲勢必復洩淤則平時無奪河之患洩則縮漲有分洩之功誠于河防有益無損呈乞本部詳示將本口照舊存留以備分洩惟于兩岸用埽包裹以成河口二三年後時和年豐再舉訾營之議未為晚也

治河論

黃克纘

論曰河防之事昔人言之詳矣自宋以前河尚北流故治

河者多責力於北自宋以後河始南流故治河者每紛爭於南余讀宋參政張洎疏則知禹蹟不惟導河北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以入於海於南亦自滎澤分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洎之言蓋必有所考據漢武帝作瓠子之歌云齧桑浮兮淮泗滿則河自漢時已入淮泗而丘文莊謂宋神宗時河始入淮殆不然矣漢宋金元河雖屢決然南行不過數途或由滎澤中牟出潁川入淮或由渦至亳入淮或由趙皮寨朱家口符離橋出宿遷或由曹單沛碭下徐州其合也必有以拒之其趨也必有以來之水

何心哉弘治間河決黃陵岡至張秋運道淤塞劉忠宣公開賈魯河由丁家道口下徐又濬孫家渡口導水由中牟至潁州入於淮又濬四府營下歸徳入宿遷小河口盖三分其勢使之南行豈非以漕渠在北河北徙且無漕乎夫既不欲其北則當縱之東南行稍加疏導以順適其性豈可限以一途令其數百年不他徙此必無之理也盖河濁水也帶泥而行行遲則泥止泥止則河淤下淤則上決故近歲黃堌口之決則堅城集李吉口之淤為之也紫牆寺之決則堅城集未通而黃堌遽塞為之也迨李吉口開矣

王家口塞矣而蘇莊復大決則堅城以下全未疏通爲之也議河者既人私其地不聽河行又力排於上不求下通如是而欲其無決爲河伯者不亦難乎且夫開河之利害亦可以覩矣集三省人夫數十萬居於河干斥席爲屋卧土爲牀狂風大雪而無所避炎日飛塵而無所蔽鑿氷斛水則指常龜裂入河淘沙則足每瘴瘃十步之内汚穢積聚一席之中數人穴居冬傷於寒春夏必發人氣熏蒸疾疫盛行一或得病則懼其相染口尚呻吟而身已棄中野矣枌猶坎地一埋千人旬日之外亦不復瘞禽獸飽人之

内河渠積人之骨長乎新安未足為喻且夫計土受直終日鑿土所得不及一分貧者不肯應募富者論地派夫有一人而募百夫者有一夫而預給六金者破家蕩産不能勝役孤子嫠婦無所控訴故請之於
朝者名曰百萬而費之於民者實五六百萬也至於採椒之役取之尚易運之甚難河決之地道路不通舟楫難行一金之椒十金運之及至埽場非賄不受計其所費與運相等椿木蔴蕒採辦亦然近河諸郡若無寧日故歐公有失火放火之喻誠篤論也然則河不可治乎曰未決則遠其

堤岍使水有所遊行既決則瀦其下流使水有所歸向如是而已矣不得已而興役亦當體恤民隱博採公議未可以胸臆决事也曰河若南行且侵

祖陵柰何曰河南行未必為陵害也凡水之力小固不能敵大橫出固不能敵奔流余嘗南遊楚西遊豫章矣九江之水下洞庭而入大江每為江水所擠周旋而不得出故滙而為洞庭寬廣幾八百里章貢之水下彭蠡而入大江亦為江水所遏回復而不得出故滙而為彭蠡寬廣五六百里今淮之不能敵黃亦明矣洪澤湖之滙則黃故之以也

庚辰辛巳間黄河下徐州無恙而淮被遏不得出上侵
祖陵松栢枯者數十株壬寅癸卯間河半入淮以淮之全資
河之半合力駛流清河口之沙刷洗殆盡而泗州
祖陵瀝水皆涸河入淮何嘗爲
陵病哉但宋宿之人不欲河由南行淹其田地如武安君田
蚡者於今尤多往往以
陵藉口其言公而其意私也臣子受
國厚恩誠不顧河近
祖陵若由徐邳離橋下宿遷此則去

陵甚遠有重岡高丘為之限亦何必障之使北哉今河已北下徐州而猶復言之者恐河尚有南行日也余至齊魯凡再覩決河三遇塞河兩與開河之役於河之利害觀之頗熟暇日歷考載籍上下三千五百餘年凡有事於河者採其議論方略疏導障塞之詳具載於篇亦河防得失之林也後之觀者得有所考鏡焉

六柳議

朱國盛

五行中土能制水而水大反能潰土木能尅土而堤有籍之以固土者其惟植柳乎柳易長之物也根株糾結既足

以護堤身條幹扶疎復可以供埽料堤之宜植柳也明矣然種無其法取不以時未能得柳之性而稀疎散漫或生或枯拱把未成斧斤先及又豈能得柳之用乎傳曰居之十歲種之以木唯柳可以速成而亦不可以旦夕求效也必種之數年而其利始溥昔神禹治水八年於外楚尹執政必示其新令治河之臣不能如禹之久柳堤之築必新舊相仍而後績可收敢斬楚尹之告乎余之典南河以種柳為第一義惜猶未盡其法因閱劉天和六柳說深[illegible]以焉因採以俟後來者一曰卧柳凡春初築堤每用[illegible]

即於堤內外兩邊各橫鋪如銅錢粗梢大栁條一層每一
小尺許一枝不許稀踈土內橫鋪二小尺餘不許短淺土
面上止留二小寸不許留長自堤根直栽至頂不許間少
一二曰低栁凡舊及新堤不係栽栁時月修築者俱候春初
用小引橛於堤內外自根至頂俱栽栁如錢如梢大者縱
橫各一小尺許即栽一株亦入土二小尺許土面亦止留
二小寸三曰編栁凡近可數里緊要去處不分新舊堤岸
俱用栁樁如雞子大四小尺長者用引橛先從堤根密栽
一層六七寸一株入土三小尺土面留一尺許却將小栁

卧栽一層亦內留二尺外二三寸却用柳條將柳椿編高五寸如編籬法內用土築實平滿又卧栽小柳一層又用柳條編高五寸於內用土築實平滿如此二次即與先栽一尺柳椿平矣却於上退四五寸仍用引橛密栽柳椿一層亦栽卧柳編柳各二次亦用土築實平滿如堤高一丈俱依此栽十層即平矣以上三法皆專爲固護堤岸蓋將來內則根株固結外則枝葉綢繆名爲活龍尾埽雖風浪衝激可保無虞而枝稍之利亦不可勝用矣北方雨少草稀歷閱舊堤有築已數年而草猶未茂者切不可輕忽前

法運河黃河通用可也四曰深栁因前三法止可護堤防淤溢之水難防倒岸衝堤之水故凡離河数里及覷河勢將衝之處堤岸雖遠俱宜急栽深栁將所造長四尺長八尺長一丈二尺長一丈六尺長二丈五尺等鐵裹引橛自短而長以次釘穴俾深二丈許然後將勁直帶稍栁枝如根稍俱大者為上否則不拘大小惟取長直但下如雞子上儘枝稍長條二丈者皆可用連皮栽入即用稀泥灌滿穴道毋令動揺上儘枝稍或数枝全留切不可單少其出土長短不拘然亦須二三尺以上每縱横五尺即栽一株

仍視河勢緩急多栽則十餘層少則四五層數年之後下則根株固結入土愈深上則枝稍長茂將來河水衝嚙亦可障禦或因之外編巨柳長樁內實稍草埽土不猶愈于臨水下埽以繩繫岸以樁釘土隨下隨衝勞費無極者乎

五曰漫柳凡波水漫流去處難以築堤惟沿河兩岸密栽低小檉柳數十層俗名隨河柳不畏淹沒每遇水漲既退則泥沙委積即可高尺餘或數寸許隨淤隨長每年數次數年之後不假人力自成巨堤矣如沿河居民各照地界自築一二尺餘縷水小堤上栽檉柳尤易淤積成高一二

年間堤内即可種麥用工甚省而為效甚大掌印管河等官務宜着實舉行六曰高栁照常於堤内外用麤大長栁密栽成行不可稀少一則以護堤土之崩一則以垂縴夫之蔭黄河運河俱得其利矣凡此六栁均欲護堤然在相度地勢而用之得宜内卧栁低栁因築堤而植之編栁則于要害之處植之使其根深盤結可以護堤防溢視培土廂護禦水甎潰者奚啻什百矣若河水衝要預為汕潰之防必樹深栁俾入土之本足以當作堰之長樁出土之稍足以當束埽之薪草此與塞決釘樁隨下隨没者不大徑

庭乎至於湜梛之聚土高梛之成陰均大有利于河防而當加之意者也唯今之栽梛者止云栽植而不知所以栽植之法堤雖有梛而栽于曠野蘆葦中者既失澆灌之方又無芟雜之力其間植于沿堤者又多採折枯損而莫適看管之人常年督行所司轉行河官全憑夫役虐揑梛數繪圖轉報而河堤竟如彼其濯濯也以至易至益之事而無着實奉行之人及河患一亟方行横取于各地方累及鄉民又取船隻自遠裝運擾害多端而河工急不能得一臂之力可勝浩嘆臧故表而出之以爲治河栽梛者留意

焉

溝洫議

火蘊必熾水積必暴非黃之獨能為中國患也宗趨之者多端分析之者無術也吾考諸尚書稽諸水脉料諸國用察諸民情而知溝洫之政宜舉矣夫天下者亘古之天下也溝渠之通塞泉源之盈涸不無古今歲時之殊至於疆域之廣博水性之趨下豈有今異於昔者乎何神禹之易于汩鴻今人之難於翕河也夫河發源星宿歷萬里而入中國合涇渭納漆沮汾沁及伊洛瀍澗諸名川水輻輳

於東南其勢固已洶湧矣而三伏之霖潦歸焉諸山之泉源注焉合天下之水而以一淮為咽喉使之吐納而入海其不橫奔傍溢潰堤岸沉城郭者無是理也今之論治水者惟有東浚黃淮二策而未嘗究其源吾以為天下之水當以天下分之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乎禹之論治水也曰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夫川不止於九說者以為九州之川也決九州之川以達于海濬九州之畎澮以達于川則九州之地皆可以容水而九州之

川皆可以達於海也故仲尼賛禹曰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蓋禹之決流疏河所以堙洪水也其盡力溝洫所以防洪水也溝洫之廢久矣自齊桓公取近河之地以廣田居而九河只存其一戰國時齊趙魏各築堤以自衛迨至商鞅開阡陌以廣地植穀填溝洫以爲汙邪霖潦無所容佊池無所蓄而河之患濫觴矣今欲治河於一隅則莫若治河于天下舉溝洫之政使天下之田皆關天下之水脉皆通近而

京畿遠而邉裔人安于耕水安于壑又豈河之足患乎竊嘗以天下之形勢論之江北之地倍于江南

幽薊之間厥賦上上先聖所都民豊物阜他若關中沃壤齊地富饒韓魏殷實兩淮豊登見諸史策而吳之菰蘆越之草莱厥賦下下者也自

高皇帝定鼎金陵即以東南為天府然猶籍商人之力募民屯田以充壯邊之需及　成祖都薊漕輓趨壯人心懈弛而屯田之　祖制廢向所稱上上賦者誠不及吳越萬分之一而齊魯之郊燕趙之境赤地數千里三河兩淮秦隴巴漢千里不聞雞犬聲者有之矣高者黃埃散漫卑者巨浸汪洋乃吳越之人耜磨耒鋤累無尺寸之隙地何向所

稱菰蘆草莱者今盡爲壟闢纍稱十千惟俻者今遂不可
耕耶溝洫之政不修而人狃于偷安也夫土自有髙下而
宜于荒度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吴越之土下而多
水易于溝洫不勸而田自闢矣燕岱齊趙土髙而燥難於
溝洫故雨集則平野爲巨浸雨退則良田爲壓沙而人不
習耕官無久任事求速效即欲溝洫不可得也至于近河
之地數被衝激卑者聽其魚鱉髙者任其汙莱人見後之
西成難必前之工力空施向者之逋稅未蠲將來之科歛
已及即欲溝洫不敢也此愚民難于慮始之故其咎常在

上而不在下經國者何不取天下之大勢大計而觀之盖大塊為元氣一盂霖潦為無障之川瀆水不障而聽其趨有不共歸于盂底者乎此黃河之所以決也以天下溝洫盛天下霖潦以天下之大川歸天下之大壑斯則地平天成黃可安流入海矣此溝洫所以宜修也且溝洫之鑿非止于抑黃患也四海之田皆墾而 國計可無虞矣今東南民力已竭而箕歛不息三邊戰爭未已而呼庚雜之詠南壯四方之多故安能復恃一線之漕渠則變通管仲商鞅富國之意而盡收古今開闢之功惟溝洫為第一義誌

使天下有溝洫天下無横潦復以天下之汙邪供天下之
蒼黎害者盡去利者盡興此為經世之大猷實當與鑄山
煑海而並行者夫土高難于穿渠卑下難于築障高究渠
而無水則渠廢卑築障而數潰則害耕就地遠近必求水
脉以通之旁疏曲引合四時霖潦而聚之則渠不涸而可
灌溉矣築障必于冬月水枯之際取乾土堅築度水勢而
定堤之崇廣圍田若干頃潦則身堤內之水以出之乾則
身堤外之水以入之堤堅而不潰苗得其養而歲登矣舉
事必先慮其難餘可迎刃而解也京畿齊魯多沙土溝洫

開者易于堙塞論者以為難行此不深察地脉耳不耕之地壓沙堆積深不踰尺真土自見即有石礓者避其堅而鑿其脆焉在乎不堪渠也若江漢之間未盡地力徐淮之境現有脉打岆尤溝洫之易通者耳然數千年不修之跡頓然舉行必有駭為非常之原者焉亦觀諸古人察諸近代乎趙充國之屯田朝論非之不容口李化龍之濬泇河時議以為必不可成之役二公行之而卒成大功前後趙宰十七年李亦三奏疏也今請祖陳其議家談甚說似[illegible]確然可行然後開諸　朝廷行諸各府州縣凡有尺寸

溝洫者咸用此法法行而渠開水積而田墾一則免黃河之大患一則均天下之賦役誠萬世之利也方畧於左

一度地形以立圖冊凡各府州縣有赤土無溝洫者地方官會同鄉老相土勢之高下泉脉之流通知其處有水就其下流畫爲大渠令可布散于一方潦則有所分旱則有所積繪圖造冊以備開濬

一就畎畝以分枝流凡我所謂繪圖立冊者皆大渠也小渠則就田之灌漑而别分之按尚書止稱畎澮周禮復有遂溝洫之種今不能一一循古但就地形小大因之庶幾水

勢有所分禾苗得所灌不失先王之遺意云耳

一量土力以定緩急大役之興非可旦夕求效須當事者察其緩急而分先後必先鑿大渠後開小渠三年之久始可責成則無見小欲速之弊矣

一就窪下以築陂塘陂所以障塘所以蓄溝洫之鑿但以行水未能多有所蓄故必擇窪下之地以為塘淺者濬之使深有停水者築堤以防其溢庶俾有所蓄積也

一築半堰以節消流大渠之穿以深為貴深則霖潦有所歸矣但高地之渠一瀉即涸故必築半堰水溢則外有所洩

水枯則內有所積庶幾畝可灌溉矣

一驅戍配以供夫役凡充軍問徒者所在有之軍到衛之後即求脫逃士人受賂頂名食粮徒夫到驛驛丞輙有所需索有錢者縱之還鄉倩人影射無錢者饑餓鎖杻無所控訴諸凡此類悉使開渠墾田家道豐盈者聽其出錢當官包替軍則遇赦放還徒則如期而釋倘服業已久不願還鄉者聽

一罷屯操以遣耕農凡兩京軍人除守都城及巡哨外其他散居畿甸者徒有屯操之名耳今宜悉罷之令習耕種使

供役屯操指揮即以為田大夫一歲考其開渠墾田之多寡以定賞罰指揮等官墾荒多熟者超用受賄廢公者奪黄除名軍校無功者奪月粮募夫代耕凡省直俱用此法一復漢利以褒力田漢設孝悌力田之科而人篤于行唐以詩賦取士而人趨于浮今時藝雖曰明經而經術之用于世務者鮮矣溝洫既行仍設此科以示作興倘此科不復則宜假爵秩以勸好義之民溝洫之政久始獲利凡所在良民好義奉公招募供役量其多寡遞授以爵其助自百及千者准加納例授官所闢之田永聽本人管業三年之

後量議與小民一體需粮云

一就土着以分疆里古者方里而井八家居之今不能一如井田之制然就鄉堡之中亦須就田多寡分畫小渠如富民有田數頃者許自為一區鑿渠環之田不及區者合數姓以滿數鑿渠如法大道阡陌交通小徑架橋來往夜則斷之亦守望相助之意若邊地尤宜用此法以斷戎馬踐

一募流民以墾積荒歲饑民流

國家恒有遼縣失守移徙尤多今若募民興作必有雲會而嚮應者然須給以牛種處以廬舍俾差滿屬之集中澤則

渠得其鑿田得其墾化斥鹵為膏腴矣其近渠之田宜永
勿起科俾年年盡力于疏鑿無使堙沒方得收溝洫之利
一嚴里甲以考勤惰鄉必有里里必有甲今之甲長古之里
正也溝洫既設官矣十甲之細必有里正以主之凡渠之
深淺田之墾蕪一切責成於里正渠深而田墾者賞渠淺
而田蕪者罰編諸令甲每歲遴守庶幾鄉無惰民溝洫得
永利矣
一捐逋稅以逐流亡凡近河之民數被淹沒田或可耕避逋
稅而逃亡不返則逋愈積田愈荒矣今宜一切免之[illegible]

還故業開渠築堤以圖必熟之計庶卑下之田無一不墾者

一寬科徵以獎勤力大渠已開之後有勤力小民各穿枝渠以務開墾崇本可嘉有司特寬其稅十年之後一體需粮庶幾有所獎勸

一禁流丐以務本業凡中都兩淮之民不務本業每于秋成之後連舫巨艦携婦挈弱以乞丐為生甚至掠人幼稚剔目斷手足驅迫以前行今應設禁捕得精壯男子即使本地開渠准遣戍例老弱釘歸原籍庶幾國無遊民田得所墾矣

一委久任以責成功凡行溝洫之政非一手一足所能管攝除江南不開外江北諸省各選南北科道官一人總理其事差以三年為滿即轉京堂各府州縣選廉能佐貳官一人董之三歲奏績諒加優擢其資深宜遷擢者加銜久任庶幾久于其道而功可奏也

一定確論以絕浮議商鞅行法徙木立信雖曰霸道然委任行令之臣未有不自持議論而能有成者溝洫事關
國計須任之專責之重毋使旁觀者得掣其手妄言者得肘其足而後事要其成不廢于半塗耳